



周建新◎著

激情 BaBy

JIQING
BABY



她放了一池的水
舒服地躺进去
温暖的水流混着浴液的淡香
在身体上荡来荡去
温暖而爽滑的高山丛林和洼地
像冰排时隐时现
神秘莫测
她的手指在身体上轻柔地滑过
然后停留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激情

BaBy JIQING
BABY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拯救性别俱乐部/白天光主编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145-769-2

I. 拯… II. 白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8857 号

激情 BaBy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6318419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880×1118 1/32 印张 53.5 字数 750 千字
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5-769-2/I

(全 7 册)定价:112.00 元



周建新 男，满族，一九六四年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辽宁作家协会理事，辽宁省作协合同制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大戶人家》四部。发表中篇小说近百篇，多篇作品被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转载。

俱乐部主持：白天光
责任编辑：鲁葳
策划：鲁葳
封面设计：尚倪捷农



她放了一池的水
舒服地躺进去
温暖的水流混着浴液的淡香
在身体上荡来荡去
温暖而爽滑的高山丛林和洼地
像冰排时隐时现
神秘莫测
她的手指在身体上轻柔地滑过
然后停留

内 容 提 要

人世间爱情总能引起一种类似鸡皮疙瘩的感觉。你也许不信，但是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余三官、大芬、二芬等人之间离奇的情感和性爱故事，如果从人性本体的角度去看，却又像是一盘有布局的棋。也许，情性这玩意，不需要彻底破解，而只是领悟即可。

在扑朔迷离的故事中，可我们看到了一棵从心里长出来的麦芽。

前 言

性别正在我们嘻笑怒骂的时代慢慢丢失。

因这丢失而引发的种种危机，甚至悲剧，也如病毒般悄然侵入现代生活。可能我们并没在意，甚或会有一时的得意。然而当越来越多因情因性的迷失引发的奇案，让我们瞠目结舌时，人们不禁会问——男性的退化是女人的悲哀，还是社会的悲哀，女性肆无忌惮的张扬，是令人称颂还是警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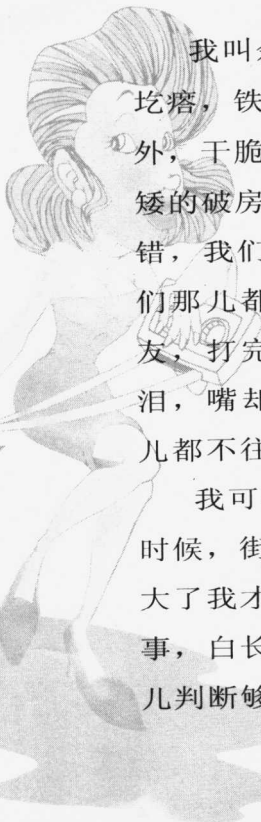
本丛书就是站在性别的最深处，去透视形形色色的都市情感，去会诊令人尴尬的性别迷失与困惑，当你读着这些源自心灵深处拯救性别的呼喊，相信会在迷茫困惑中找到一缕阳光，如女作者宋晓杰文中的那首小诗——

青草 河流 生命 血脉，
太多的细节 缤纷盛开，
伊甸园的门扉 虚掩着？
一扉是刚毅 一扉是柔美，
不紧不慢地 开合在光阴之外，
悄悄是昨夜微温的星雨，
一缕阳光泻下来！

俱乐部主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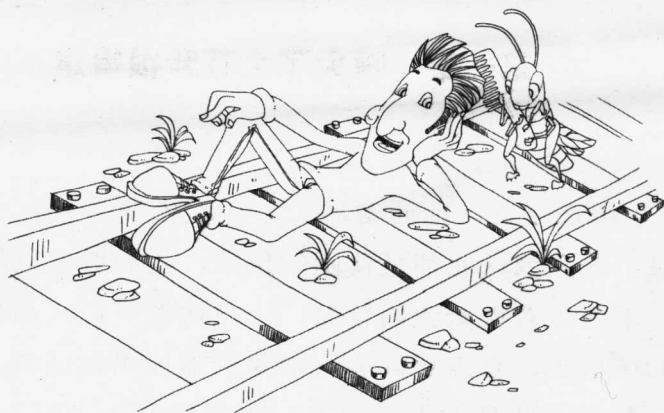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 睡大了大芬我很得意



我叫余三官，辽西费城人，住在铁北。在辽宁这疙瘩，铁西或铁北都是贫困的象征，我们费城也不例外，干脆没有楼给我们遮丑，一户挤着一户，都是低矮的破房子。有点学问的人把我们那儿叫贫民窟，不错，我们那儿真的都是穷人，可我们并不“哭”，我们那儿都是笑声，我们那儿无论是老邻居还是小朋友，打完架没过五分钟，准保又和好了，眼里含着泪，嘴却咧开笑了。穷人好，穷人心粗口直，啥事儿都不往心里存。

我可不是爱打架的人，我从来不和人家争嘴，小时候，街坊邻居都夸我，这孩子多老实，多本份。长大了我才知道，这句话不是夸我，是说我废物，没本事，白长了个鸡巴，一辈子连场架都没打过。我们这儿判断够不够男人有三条标准，一是有没有鲜血淋淋



我叫于三官，辽西费城人，住在铁北



地打过一回，二是有没有昏天黑地的醉过一回，三是有没有死去活来地爱过一回，当然，这个爱，不是指和老婆，是搞破鞋。

除了昏天黑地的醉过一回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不夠街坊们定下的做男人的标准，不过，这是我的奋斗目标，我在有生之年，一定要实现另两个目标。

好吧，回过头来，再说说我的名字。

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房前屋后的人说我长得像毛泽东，我对照着镜子，看着我光亮亮的秃额头，看着嘴下边的小肉瘤，真的有点儿毛泽东的味儿。细瞅下去，我就不像了，我的眼睛天生地垂着，鼻子也不端庄，嘴还有点发歪，我觉得我更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。我爹我妈却不这样认为，他们不承认我继承了他们的缺点，非常赞成邻居们的说法，像毛泽东。

毛泽东是什么，毛泽东是中国最大的官儿，像毛泽东意味着我将来是个当官的命。我在家排行老三，爹妈给我起了个名字，叫余三官。爹妈本来想给我起名叫余大官，邻居们说，名太大，怕我扛不动，养不活。于是，爹妈又把我排回了老三，爹妈掐指算了算，安慰着自己，老三也不错，排在三号的都是总理，老余家出个宰相，祖坟上也是冒青烟了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毛泽东已经很老了，老到接见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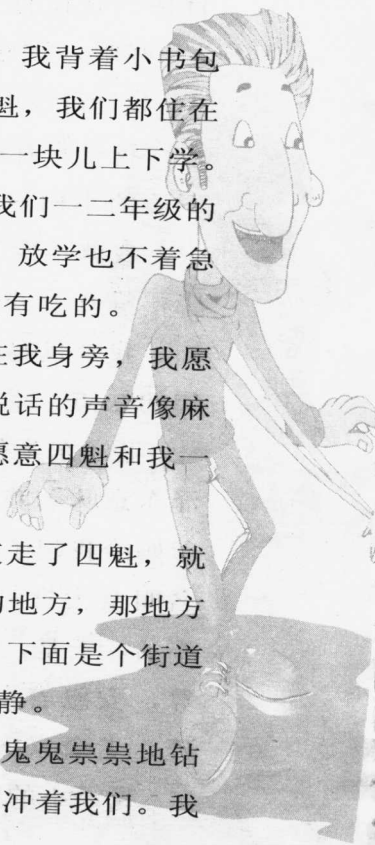
宾都不站起来，我们却认为，毛主席真牛逼，外国总统和他握手，又点头又鞠躬。后来，毛泽东更老了，老到了哀乐四起的程度。这不是我讽刺毛泽东，我这么像毛泽东，又是当官的命，能不尊重毛泽东吗？这是我们辽西的风俗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死了，我们也不说他死，说他老了。

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，中午时分，我背着小书包放学回家。和我一块儿的是大芬和四魁，我们都住在铁北，是不超过一百米的街坊，每天一块儿上下学。这天，高年级的学生支工支农去了，我们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获得了自由。我们都喜欢闲逛，放学也不着急回家，回到家也没啥意思，家里也没有吃的。

不急不忙的时候，我不喜欢四魁在我身旁，我愿意和女生在一块儿，尤其是大芬，她说话的声音像麻花，脆生生的，吃不着也解馋，我不愿意四魁和我一块分享大芬。

用啥招支走四魁我忘了，反正我支走了四魁，就剩下我和大芬了。我们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那地方是个高坎，上面有棵树给我们遮荫凉，下面是个街道的小破厂子，大家都在午休，厂里很静。

这时，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走出来，鬼鬼祟祟地钻进一个小破屋。小破屋仅有的一扇小窗冲着我们。我





看见那男人一进屋就啃一个女人的脸，那女人就急着关窗户拉窗帘。我学着那男人的样子啃大芬的脸，大芬嫌我嘴臭，推开了我。

我觉得挺有意思，偷偷地走下去，听动静。我蹲在门旁，侧着耳朵听，听到了很轻的“哎哟”声，我爸我妈打架的时候，也是这么“哎哟”。隔着门上一个破损的洞往里瞅，我啥也看不见，不过那双男人的胶鞋却吸引住了我，让我的眼睛放亮光。那是双露着脚趾头和脚后跟的破胶鞋。我把手伸进去，掏出了一只破鞋，另一只鞋我却够不着了。

拎着一只破鞋，我心里高兴的劲儿别提了。我朝大芬挥了下手，我们一块儿向不远处的一个供销社跑去。供销社的收购站留下了我手中的破鞋，给了我一毛钱，我花了五分钱，买了一根冰棍。五分钱的冰棍，是最甜的那种，比三分钱的好吃得多了。我和大芬一替一口地吸吮，谁也舍不得咬。

手里没有了鞋，我的胆子又壮了，我们又坐到了树荫下，看那扇挂着窗帘的窗户。这时，大喇叭突然响了，响的是哀乐。那男人推开门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只穿着一只破鞋。

后来，我又见过那男人，那男人站在卡车上，胸前挂着大牌子，牌子上拴着一只破鞋，当然，还有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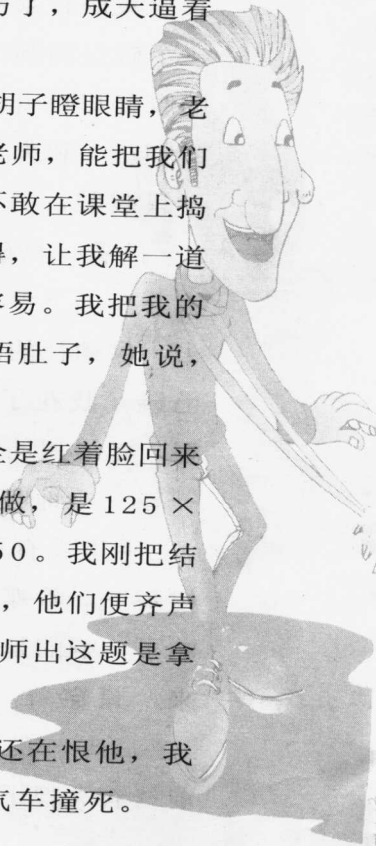
没见过脸的那个女人也陪在身旁。毛主席去世了，他们却在搞破鞋，罪名当然是反革命。

眼泪没擦干，街上又敲锣打鼓了，说是粉碎了“四人帮”。“四人帮”是咋回事儿，我们不知道，我知道的是，学校变紧了，老师变得严厉了，成天逼着我们学

习学习再学习。我们再敢和老师吹胡子瞪眼睛，老师就敢踢我们的屁股，遇着个手黑的老师，能把我们的屁股踢得椅子都不敢坐。尽管我们不敢在课堂上捣乱了，可我们仍然是不爱学习，我觉得，让我解一道你追我赶的算术题，不比让我生孩子容易。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了大芬，大芬听了，笑得直捂肚子，她说，你以为你是谁，猪八戒呀。

老师把我唤到黑板上演题，我几乎全是红着脸回来的，有一回，老师出了道简单的题让我做，是 125×2 ，我没费多大劲就给算出来了，是 250。我刚把结果写完，学生们便笑得没完没了，后来，他们便齐声喊，余三官是二百五。我这才知道，老师出这题是拿我要着玩呢。

我恨死这个老师了，直到现在，我还在恨他，我恨了他二十年，还没解恨，除非他让汽车撞死。





我们班没有笑我的是我的好朋友大芬和四魁，看得出，大芬是在暗暗地庆幸，老师没把她找上去做题，否则遭嘲笑的将是她，而不是我。四魁很仗义，四魁是我的铁哥们儿，我习惯地叫他四哥，四哥总是在我困难的时候，伸出手来帮我。四哥吼道，笑鸡巴毛笑，有啥好笑的，再笑你们就笑傻了，送你们去精神病医院。他们都不笑了，他们知道，四魁生个铁拳头，捶上谁，谁身上起包。

不久，我们就要考初中了，一个班里，考不上初中的没几个，老师把我们三个划在了考不上的圈子里。不过我们三个都很争气，不但考上了，成绩还挺高，初中的老师还把我们当成了好学生，分在了优等班。实话实说，我们的学习一点也没进步，那是因为老师怕丢脸，考试时，故意在我们身旁安排了好学生，成绩这么好，抄的。

上了初中，没过半学期，我们三个一齐从优等班降到了劣等班，我们不但给班里打狼，还成了“混绞腥”的鱼，他们觉得，不把我们三个清除出优等班，他们将暗无天日，命运将会和我们一样，掏厕所扫大街都没人要。

我们昂首挺胸地从优等班走进劣等班，当然，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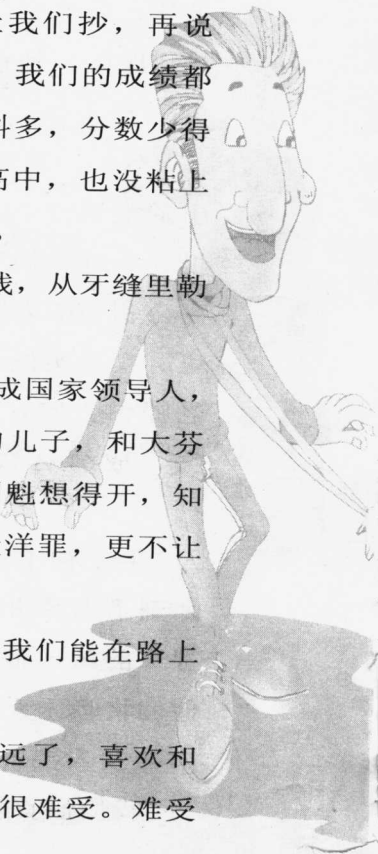
的昂首挺胸是装的，不像他们俩，找个掏厕所扫大街的工作就能知足，爹妈早就规定了我的命运，当宰相的命，我当然希望能赖在优等班，一直抄下去，最后抄进中央。

三年的时间就这样三心二意地过去了，考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谁都不让我们抄，再说了，就是让我们抄，我们也抄不下来。我们的成绩都是一捏儿，几科加在一起没好学生一科多，分数少得这么可怜，别说重点高中，就是普通高中，也没粘上毛，离职业高中的分数还差一大截呢。

大芬的爹妈和我的爹妈一样不知深浅，从牙缝里勒钱，供我们念自费的职高。

我爹我妈贼心不死，一定要把我供成国家领导人，哪里知道他们家的老三，是个不争气的儿子，和大芬一样，是费城里最废物的学生。倒是四魁想得开，知道自己学习不怎么样，根本不去学校受洋罪，更不让爹妈花大头钱供他念自费，买来一辆破汽车，高高兴兴地跑起了运输。偶尔，我们能在路上碰到，他响亮地按起了喇叭。

自打上了职高，大芬渐渐地和我疏远了，喜欢和女同学一块上学。大芬不爱理我了，我很难受。难受





了也没办法，人家是大姑娘了，能像小时候那样勾肩搭背地走吗？大芬越不爱理我，我越是爱瞅她，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，一门心思地拿眼睛瞥大芬。真是女大十八变，大芬的脸长开了，越来越敞亮，大芬的胸鼓起来了，越鼓越饱满，大芬的两只大辫子，甩来甩去，越甩越有味儿。大芬的性格也变了，越来越敞亮，女同学们都愿意和她为伴。还有，大芬变得愿意打扮了，嘴唇打上了无色的口红，眼眉也常常修补一下。除了说话还像从前那样泼辣以外，大芬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大芬的每一个细微变化，都没有逃出我的眼睛，原先，我关心她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现在，我被她迷住了，反倒不敢像从前那样关心她了。我们有了距离感，这是我害怕的，也是我毫无办法的事情。

我们的语文老师，是个让人烦透了的老师，讲讲课就溜号，眼睛不是盯在女生的脸上，就是盯在女生的胸上，他有时也瞅大芬，他瞅大芬的时候，眼光直直地落在胸上，大芬的乳房又圆又鼓，比她的脸精彩多了。可老师却不愿意让我瞅大芬，只要我的眼光一停在大芬那儿，这个缺德的老师就给我提问题，我这个人又偏偏怕老师给我提问题，问题在我这里永远都



成问题，没有一次能圆满地答出来。有时，老师给我弄起来，他的问题还没有想好，就出些不着边际的题，比如，古代的四大美女是谁？单相思的人会做什么毛病？猪八戒是怎么死的？

四大美女难不住我，哪个男人不爱美女，我答得很爽快，老师又问我，愿意娶哪个？我当然愿意娶西施啊，西施是美女之首。老师就一阵怪笑，说，四大美女早就成了死人，你娶吧，娶个死人回家搂着。在回答猪八戒的问题上，我采用的是民间流传的答案。老师又是没完没了地笑我，他说，猪八戒能腾云驾雾，能变成石头和木墩，怎么能是笨死的呢，是患了单相思，想嫦娥想死的。总之，我怎么答都不对，气得我直翻白眼。

那一段日子，只要老师把我提拎起来，大芬的脸准红。因为，老师喊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是我瞅大芬瞅得最专注的时候。老师的声音很严厉，好像我是他的情敌。

不多久，我发现，老师再刁难我的时候，大芬的脸不红了，好像老师对我的刁难跟她毫无关系，有时，她还跟同学小声唠嗑，根本没把我的难堪当回事儿。这样，我就更难堪，更难受了，大芬怎么不在